

且以诗情寄苦乐 明代海南才女的节令诗

本刊特约撰稿 张意薇

《溟南诗选》由明代崇祯年间进士、文昌人陈是集编选，是明代及以前海南籍文人的诗歌创作选集，其中包括5位女性（冯银、丘夫人、林淑温、黎瑜娘、苏微香）的作品，即所谓“闺媛诗”。

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，这些奇情女子，于四时的草木荣枯中体味着世间的喜怒哀乐，并将她们的潇洒从容、决绝果敢印在了诗中。

端午

兰心蕙质出名门
自奏清商品格高

明成化年间，琼北望族蕃诞（今攀升）唐氏，唐舟之孙唐继祖在外游宦，担任湖广长沙卫经历一职。继祖的母亲陈氏老来多病，家中大小事务便交给儿媳冯银打理。冯银未出闺阁时是家中独女，幼时随当教谕的父亲冯源博览经史。琼州才子王佐幼时曾于冯源处求学。王佐母亲唐朝选是唐舟侄女，和唐家常有走动。不知是否藉由这层关系，冯银嫁到了唐家。

又到五月初五，最令人兴奋的是去府城学宫前的大溪（今美舍河）观看龙舟比赛。

端阳竞渡楚风存，疾较飞凫复出群。
棹起浪花飞作雪，竿颰旗彩集如云。
一时豪杰追卢肇，千载忠魂吊屈君。
两岸红裙笑俚妇，那知斗草独笼芸。
——冯银《端阳竞渡》

龙舟修长、昂扬，参加比赛的小伙子们士气高昂，把龙舟划得比鹭鸟起飞还要迅捷。船棹激起的浪花如雪片飞扬，龙舟上高高竖起的彩旗如浮云一样遮天蔽日。河两岸的女子们衣着鲜亮，欢呼雀跃，可近看，她们竟是拽着草梗，斗草为乐呢！冯银此时想起了那位写下《竞渡诗》的唐代诗人卢肇，他人穷志不短，虽被冷眼相待却不曾灰心丧气，终于鲤跃龙门一展雄才。她也从小饱读诗书，倾慕屈子芳德，景仰孔孟高义，可惜身为女儿身，纵然风雅多才，却难有施展的天地！

三春花木空青翠，千载松楸自绿荫。
这是冯银为父亲写的挽联，父亲膝下无儿，所以说是“空青翠”“自绿荫”。她为无人承继冯家衣钵而遗憾，但言语却从容潇洒、含蓄蕴藉。

唐氏虽是大家，却清素淡泊。冯银的居所不大，北窗背阴，若家事忙完能偷半晌闲暇，她是很珍视窗外这一派鸟语花香的：坐对北窗凉，晴空日正长。柳深莺语滑，花落燕泥香。（《夏日》）

若说寂寞，丈夫长年宦游在外，怎能不喟叹：“凋荣何恨人间事，独倚幽窗数过禽”（《暮春》）；可论品格，她爱窗外鸣蝉的高洁：“身高吸霄溼，羽薄趁仙风。自奏清商曲，冷冷山水中”（《咏蝉》）；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身为女子才华难展的不甘，不如以圣贤之学教导子孙：“暇则与子观书，则有余乐矣。”她曾作《迁居序》训诫子弟，唐氏以读书业儒为事，切不可断了“读书种子”啊！唐氏诗书传家，怎能没有冯银的功劳呢？

中秋

若似月轮终皎洁
不辞冰雪为卿热

二月的南国已春风和畅，临高土官之女黎瑜娘遣小厮采来槟榔，点百花佳蜜酿之。她择选品相甚佳的十颗，以蜡纸包裹、彩毫题封，送予寄居西庑的表哥辜辂。瑜娘不说送“十颗”，却说赠“五双”，在辜生这儿，就算琼浆玉液也比不上这佳人馈赠的小小槟榔让他微醺欲醉。



海口府城琼台福地浮雕“冯银与子观书图”。（资料图片）

这是明代小说《钟情丽集》的故事开端，琼州人士辜辂与瑜娘才子佳人，初见便情根深种。文末作者玉峰主人说自己受辜辂所托，将其旧事与诗词结成小传。小说录诗过百首，而《溟南诗选》录符骆妻黎瑜娘与其妻苏微香诗十余首，这符骆是否辜辂的原型？到底诗歌背后是怎样的故事？透过历史的风烟迷雾，我们或许只能于文字中索引出个梗概。

已到辜辂与瑜娘相识第三年。虽已订下婚约，但乘辜辂回乡奔丧之际，临高富户符氏垂涎瑜娘美貌，向黎父进谗求亲，黎父心动；可瑜娘仰慕辜生才华，鄙弃符氏粗蛮，誓死不从，并作集古诗数十首以表心志。瑜娘深知婚事虽然暂时搁置，但绝非长久之计。她取来一条丝帕暗传给辜辂，于瑞兽纹样中仔细查辨，上有“向来言约君须记，只在中秋一月中”的小字。——生性驯谨稳实的瑜娘竟要与辜辂私奔，时间就定在中秋之夜！中秋，月明如镜，家人开宴饮酒，好不欢畅！而她的每一寸时光，都那么难熬！

惨惨中秋半夜天，闺阁未敢出门前。举头见月人何在，步未移时泪已涟。她有太多不舍，双亲在堂、祖姑慈爱，养育之恩未报……想到这些，还没走便泪满香腮，万家团圆夜却是她的出逃离家日！可要么所嫁非人、明珠暗投，要么学文君夜奔，求个琴瑟和鸣……瑜娘没有更多的选择。大家醉后睡去，她随辜辂到临高县北二十里的博浦港登船出走。家乡的文澜江接着大海，海水倒映着月影，二十年来她未出闺阁半步，见的是一年四季群芳浓艳，听的是椰风海韵莺语细滑；而如今闻的是腥气的海水、见的是惨淡的白沙。

绕阑艳艳四时开，都是区区手自栽。此去莺花谁自主，故园猿鹤不胜哀。莺花无主，若非无奈，岂能无情？不知何年才能回到故乡啊！瑜娘历经波折，总归是求得了个夫妻妻荣。而苏微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《溟南诗选》载：“微香琼山人，庠士符骆侧室。”小说中，微香早于瑜娘前结识辜生，纺纱场中，明月夜下，她与辜生也曾两情相悦。可一日三秋的等候，她等来的是辜生“从此长揖谢芳卿”的移情别恋。辜生诗云：“回头恨捻章台柳，蔽面惭看大华莲。”在他心中，微香这样的小家碧玉，无论是门第还是才华，都不能和瑜娘媲美。她只能将满心的委屈寄寓一组《懊恨曲》中：

莲藕抽丝那能长？萤火作灯难久光。薄幸相思无实意，可怜粉蝶与蜂黄。她谴责这个薄情郎，可又能怎样？无非是大度放手，如章台柳一般最终嫁作他人妇；或是在瑜娘的贤德不妒中，小心翼翼地成了辜生的侧室。瑜娘吟：“世间美事难双得，自古英雄不到头。豆蔻

难消心上恨，丁香空结雨中结。”微香吟：“悠悠万事回头别，堪叹人生不如月。月轮无古亦无今，至今常照丁香结。”

始欲识郎时，两心望如一。与辜生初见之时，瑜娘17岁，微香18岁。

重阳

丰姿皎皎接东篱
闺媛岂独有闺怨

九九重阳，琼州人家往往亲眷结伴出游。可却有一人独自落寞神伤，她是明代文昌白延生员林继统的女儿，名淑温。她怔怔望着园内盛放的秋菊。邻家的菊花多是黄灿灿的，她却独爱东篱边这一畦色冷如霜的白菊。这菊色质贞白，如仙人披着玉髻，又如素女不着红妆——曾经她的心也是盛满了春花烂漫的。那一年她与琼山儒生沈鲂订下婚姻，可不想沈鲂在奔赴省试的路上竟然暴病而亡。她听到死讯，日日悲伤。自此峨眉懒画、宝钗生尘！一首重阳节的《白菊》，她将心志尽数道出：

丰姿皎皎接东篱，贞白寒芳缀满枝。
月朗霜明色共赏，冰肌玉质影难移。
重阳山笛催秋节，五柳家庭送酒时。
露滴幽枝通造化，铅华洗尽晚香宜。
淑温心如古井、誓不二嫁。暮色降临，菊花在皎洁的月光下幽幽绽放，晚风摇动着花茎，这菊花却尤其矜持自守、花影难移。她如同这性贞质洁的素菊一样，不施粉黛，不假雕琢，却透着一股清奇之气。只是不知谁能效仿给五柳先生送酒的白衣使者、让她也一醉解忧！

如果故事到此为止这不过又是一段寻常的闺怨罢了，《溟南诗选》于此诗前有一小传：“……海寇掠其家，温碎首啮舌，骂贼而死。案隆庆六年壬申，海寇肆掠……”笔者翻查方志，不同版本稍有出入，择相对完备者录于下：

林淑温，白延都人。继统女，年十六。嘉靖间，受琼山沈鲂聘。鲂以儒士赴省，途病卒。女闻讣，即日去栉盥，朝夕哀恸不禁。会海寇数百人掠其家，掳女父母，见其姿色，挟掳至海。女号哭，奋身投水。贼急救之，见其难犯，欲杀女父母，以逼其从。女曰：“辱吾身及吾父母，亦何颜于天地？”遂碎首流血啮舌而死。贼怜，释其父母，令葬女焉。（康熙《广东通志·琼州府》）

再比对《海黎志》记载，她的生命应是终结在了1540年（嘉靖十九年）的那场海寇动乱中（非《溟南诗选》所称“隆庆六年”，即1572年）。她本欲投海守贞，奈何寇贼将其救起，以其父母性命威逼，淑温宁为玉碎，自残而死。她终归是质本洁来还洁去了。在诗歌里，她的丰姿皎皎、冰肌玉质，永远沐浴着那份月朗霜清、滴露晚香。☞

《钟情丽集》中对黎瑜娘的描写。（资料图片）

